

两岸四地现代汉语研究之四理念

► 刁晏斌

在语言学界,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已经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了,特别是随着香港与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经贸及文化交流持续进行,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重视,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于2012年10月27至28日在北京香山召开了第一届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两岸四地的词汇问题、词典编纂和语法的差异与融合。主办方邀请到了目前内地两大相关词典,即《两岸常用词典》和《全球华语词典》的主要编纂、管理人员,就词典编纂的缘起、过程、主要理念,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以及今后工作的目标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比较深入的探讨。《两岸常用词典》大陆方主编李行健、副主编王铁琨以及主要编写者仇志群、徐复岭等参会,而《全球华语词典》则有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周洪波等人与会。

除词汇与词典问题之外,与会者还就其他比较广泛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有一些问题是以前的研究中没有或很少涉及的,比如湖南师范大学曾常红的海峡两岸学术论文标题用语异同的比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郝琳的两岸对外汉语教学政策、策略和方法异同的比较,中国传媒大学何伟研究团队的两岸语音韵律

差异及识别的实验研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的香港法律语言用词研究等。来自澳门的程祥徽用格律诗的形式记录了大量港澳地区特有新词语,更是别开生面、引人入胜。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两岸四地现代汉语的差异及对比研究等相关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提出了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理念:

第一,在研究中应当强调和突出层次性。山东大学葛本仪在发言中,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着重提出了这一点。葛本仪实际上是把层次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思想和原则提出,同时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两岸四地现代汉语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叠加构成的相当复杂的集合,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应当而且必须从不同层次的划分入手,否则就只能流于粗放和粗疏。

第二,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储泽祥基于两岸语法对比研究提出这一重要的研究思路。所谓多样性,是要全面考察两岸四地某一或某些语言现象的全部形式和用法,以求取得全面的认识;而倾向性的选择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方面研究的特点。两岸四地诸多语言现象的差异主要并不表现在有无区别,而是多少之别,因此无论差异还是融合,都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换句话说,通常都表现为一种倾向性。因此,抓住了这样的倾向性,实际上就等

于抓住了差异的最主要方面。

第三,关于语料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问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立足于香港法律语言研究提出了这一问题。现有的研究中,语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来源复杂、同一性较差,这样自然不利于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就香港的法律文书而言,一是内容丰富,涉及的语言现象众多;二是稳定性强;三是规范性强。因此可以作为香港书面语言的代表性语料。如果把以上几点作为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语料选取原则或重要的参考依据,相信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所改观。

第四,关于工具书编纂的宏观思考与具体设想。李行健全面归纳总结了两岸四地语文现状以及两岸合编语文词典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指出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是由两岸的差异到化异为同的融合,而其最终目的,则是为应对全球化大潮中的语言竞争做准

备。周洪波就下一步将要进行的《全球华语大词典》工作提出了在现有基础上加宽、加长和加厚的理念,其中心点是向工具书的应用目的回归,表现在词条的选择上就是突出加宽(如收词范围扩大到旅游景点、美食等领域)和加长(如由当代及于现代、近代和古代)。此外,还有一个加厚的问题,即向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领域延伸,如及于当代的文化、艺术等,而总的原则是厚今薄古、厚中薄外。我们围绕上述两个议题,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中精选了24篇,编成一本论文集,作为我们这个系列性学术会议论文集的第一部。论文集集中所收论文,不乏名家之作,且所收论文水平也比较高,大致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收获。📖

(本文为刁晏斌主编、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新收获》的后记,略有改动,题目为编者所加)

上接第63页

四、几点启示

钩沉索隐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中获得对于当下的启示。

一是看看我们的前辈已经做了些什么。因为近年来常常听到一些讨论语文教育的专家会发一些宏论,好像现代语文教育是没有科学研究的,有的只是些经验性的总结。在他们眼中,包括叶圣陶、夏丏尊、黎锦熙诸位老先生的著述也不过是一些缺乏现代课程论教学论意识的经验性描述,只有外国人的东西才可靠。他们有一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气概;岂知孔子以前,天早就有了。现代语文教育的研究也不是近二十年来才有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因无知或因偏见,有意无意忽略了前人的成果,自己陷于“盲瞽”而不自知,反而以此欺世盗名,

这是殊为可笑的。

二是看看前辈们是怎样扎扎实实搞科研的。他们没有参与意气之争,不发空泛的宏论,不提似是而非的口号。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可以用来治时下的燥热风气。

三是通过学习可以了解他们的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例如文白两种文体在中学里的比例究竟怎样才合适,语文学习方法怎样才有效率等。珠玉在前,尽可让我们去分析研究,去继承和发展。因为像艾伟这一批人可称得上学贯中西,既读线装书,又懂“洋装书”。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在中国学英文,到外国去学一点东西然后拿回来吓唬国人。国文既未通,教育理论也一知半解,以此态度岂能研究好语文教育? 📖